

金

劍

寒

梅

上 集



I247.5
1659
:1

137.4/128

曹若冰 著

金
劍
寒
梅

上 集

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·银川



B

1987.12

金剑寒梅（上） 曹若冰

出版：宁夏人民出版社（银川市解放西街161号）

发行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印张 8.5 字数：229,000字

1985年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157·242

定价：1.87元

I247.5
1659
:2

曹若冰 著

金
劍
寒
梅

下 集

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·银川



B

第一章 斜阳古道白衣飘渺飞双骑

炎夏刚过，秋的脚步跟着接踵而来。

金风送爽，吹红了漫山遍野的枫叶，那曾经是嫣红柳绿的草原丛林，在萧瑟的秋风里，象一个芳年迟暮的少妇，逐渐消失了她青春的气息，美貌与娇艳……

秋，是深深的降临了。秋风起兮，落叶飞！大地原野，山岭丛林，在画家的笔底，都被涂上了枯黄的彩色！萧瑟的秋风，给人们带来的已不是凉爽的感觉，而是袭人的寒意！

黄昏，夕阳西坠，从西山背后，反射出万道彩霞，映红了满天的云絮，寺庙的塔顶，还有那巍峨高耸的屋脊……

这种启人遐思，撩人幻想的景色，唯有在这天高气爽的秋天里，才能看到！

远处，寺院里传来两响清澈的钟声，随着秋风回荡在原野的空间……

这钟声，警觉了在田野里工作了一整天，已经感到有点疲乏，而仍不肯休息，辛勤工作着的农夫们。

“呵！寺庙里的僧侣们，已经开始做晚课了，时间过的真快！”

心底似轻松而又嫌怨地长吁了口气暗语着。

抬起头来望望天色，又低下头看看这一整天辛勤工作的成绩，那纯朴诚实微黑的脸膛上，泛起了丝丝满足的笑容，这才荷起农具，跨上田陇，沿着小道，踏着轻松而稳实的步伐，纷纷的迈向归途，有的口里还哼着一些小调山歌，藉以显示他们心底的轻松愉快！

在这落日余辉斜照，夕阳古道上，忽闻一阵紧促的鸾铃声，夹杂着马蹄声，传自这古道的西首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尘烟滚滚中，两团白色的影子，宛若两朵白

云，风驰电掣般地疾涌而来，由远而近！

这两骑马来得好快！刚才看着还在古道的极西首，约摸一二里远，怎么？只不过转瞬工夫，就到了近前！连马上人的形貌都没看清楚，只觉得白影一闪，恍若一道白线，带起一阵香风，已经从面前驰过，一眨眼间，便去了很远，其快捷程度，实在令人咋舌！

马行太速，没法看清楚骑马的是何种人物，不过从带起的香风中，可以判断得出，马上人必是两个女人，最低限度，也有一个是

的！那时候，在古道上放马疾驰赶路的人，比比皆是，可说是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，但奇的是，象这样快法的，还实在少见！

尤其是马上人是女的，更令人感觉惊奇！岂只是惊奇，且有点惊世骇俗！

两骑马一口气奔了十来里路，马上的人这才轻勒缰辔，缓缓而行！

马行缓慢，只才看清楚，两匹马不但神骏异常，最难得的是一样儿浑身上下，由头到脚一色雪白，没有一根杂毛，尤其马颈背上的鬃毛，长约盈尺，随风荡起，宛若干百根白色的丝穗，迎风飘扬，煞是好看。

以这两匹马的毛色和神骏，内行人一看，就知道这两匹马虽抵不上前古的“赤兔”、“黄骠”之类的宝马，但亦必是关外异种，罕世难见的千里神驹。

马背上驮着两个俏生生的少女，真奇怪！这两个少女的穿着打扮，皆是一样，黑纱覆面，身着白衣，足蹬粉红色的小蛮靴，一条白纱巾儿，扎着头上乌黑柔软的秀发。

这两个少女穿着打扮，没有一处不是一样，身材皆是一般儿的窈窕婀娜，难分轩輊，从骑在马背上的高低程度来看，说不定连高矮都是一样！

如果分开来的话，任凭是谁，一定都难分得出谁是谁来？若是真要分的话，那就非得要除下她两人覆在面上的面纱了！可是谁敢呢？除了她两人自己之外，就是有人有这胆量，恐怕也未必能有这份能耐！

因为这两个少女，可不是普通的一般少女呢！

这两个少女，是一对孪生的姐妹，姐姐名叫庄韵晴，妹妹名叫庄韵秋，（关于两女的玉容长象如何，是丑？是美？因为她们把它处在面纱下面，著者的一双眼睛并不是透光镜，当然也无法看到她俩，面纱里的两张玉容，只好等待她们自己揭开面纱时再说了。读者诸君，这并不是著者故意在卖关子，事实上，诸君可以把她俩当作猜谜的对象，猜猜看！究竟是美？抑或是丑？还是一丑一美……）

韵晴韵秋两姐妹，皆是当今武林第一奇人，燕山老尼的爱徒。老尼循迹荒山，已百余年未履江湖，心法参佛家上乘妙谛，一身功力更是已臻达无物无我的化境，武林中再也无人能望其项背！

这一对孪生姐妹，自幼遭遇不幸，全家被焚于大火，适逢燕山老尼路过当地，于熊熊烈火中，救出两小姐妹，斯时，两小姐妹年方四岁，均生得粉妆玉琢般，令人喜爱！

燕山老尼功力虽已参造化，只是犹未有传人，这倒并不是老尼珍技自秘，不欲授徒，而是因英材难得，若非根骨禀赋绝世奇材，岂能习练上乘武功，承受衣钵？况设若传授非人，不但贻害武林，且将造成武林一场弥天浩劫，则罪孽深重矣！

老尼乃是绝迹尘寰的世外高人，当不愿为着徒弟的不肖而重覆江湖，惹那无谓的烦恼！故老尼择徒条件甚苛，亦极慎重，若不是心性淳厚，根骨禀赋绝佳良材，甘愿一身武学失传于世，绝不授徒，免得遭致无穷的烦恼，替武林造下杀孽！

俗谓：“福缘前定，决非人力可能强求。”这话一点不假！

老尼自烈火堆中，救出两小姐妹，见这两小姐妹，不但长得一般儿的惹人喜爱，而且根骨禀赋绝佳，为极难得的两个，练武的绝世奇材，当时心中不禁意动！

良材美质，人人喜爱，何况燕山老尼这种身负奇绝异学，犹未有传人的世外高人，见了如何不会为之意念心动？

老尼一身武学，不但功参造化，奇高无比，且胸罗万象，学究天人，心动意念之下，便将这对孪生姐妹，仔细的审视了一遍，觉得这两小姐妹，实在没有一处不好，正是最理想的传人。

反正两小姐妹的一家人，均皆罹于火难，已成了孤儿，也不

需要费什么唇舌，费什么手续，就将两小姐妹带回燕山插云峰静禅庵中，自五岁开始即传授艺业，整整十五个年头，二女均已长得亭亭玉立，一身武学亦尽得老尼真传，这才命二女下山行道江湖。

因二女貌相长得……维恐下山以后，惊世骇俗，乃命二女用黑纱覆面，使人无法看得到这两张面貌是美？还是丑……

夕阳已消失了它的踪影，蓝天上的虹霓也已随着消逝，代替而来的是渐张的夜幕，天，似黑犹未黑……

两匹赛雪欺霜的白马，蹄声踏踏，在古道上缓缓慢行，不时的昂首嘶鸣，两匹马首，更不时的互相挨擦，状颇欢愉，有若那银幕上的情侣，偎依着漫步在黄昏道上，那亲昵的镜头，可列入特写！

马上的人儿，白衣飘飘，那神态似极悠闲，只可惜看不到她们的玉面！

蓦然，一阵银铃似的笑声，划破了这古道上的寂静！

这声音好美！不但娇，而且甜，更脆！宛若走散了一玉盘的明珠，回荡在空际，听了使人为之神情清气爽，更使人为之意摇魂飘！……

不用说，这笑声当然是马上的两个白衣少女，其中之一的樱口中发出的。

另一个白衣少女——庄韵晴，正陶醉在这将黑未黑，迷朦的夜色中，一双明澈似水的双眸，透过覆面的黑纱，眺望着道旁远处，那闪烁的农家的灯火，芳心似有所思的出神之际……

突闻笑声，芳心不禁一惊！（俗谓：“做贼的心虚。”心虚的人，稍受意外的声音感应，皆会感觉吃惊！）

韵晴为妹妹韵秋突发的笑声，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以为妹妹发觉了她芳心底秘密，立刻便感觉浑身有点热辣辣的发烧，有些儿情不自抑的，从心底泛起羞涩！

好在面上覆着黑纱，无法看出她羞态的实况？否则著者在这里当会利用笨拙的笔法，将韵晴的羞涩神情，毫不保留地描写于读者诸君眼前！这实在令人有点儿美中不足之感，著者谨深致歉意！

韵晴为了要掩饰她心底的羞涩，故作镇静地侧脸看了她身旁淘气的妹妹一眼，樱口中发出了一声轻“哼！”娇嗔道：“傻丫头！发

的什么疯，无端端的笑什么！”

韵秋又是一声娇笑，天真地道：“姐姐！我是在想，在这夜色迷朦，悄静的道上，假如有他和我们在一起，三人并辔一路谈笑著走着，该是多么的有趣，多美……想到这里，于是我就笑了，可是他，唉！……”

韵秋说着，忽有无限感喟似的，幽幽地叹了口气，慢慢地低垂下螭首。虽然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，但从她幽幽的叹息声中，可以揣想得出，神色必定很是凄然！

韵晴不禁感觉一愣！倏地一勒缰辔，那马立即四蹄伫立不动。韵秋座下的马，也立即停蹄不前，骈立道上，两匹马首不断地偎依挨擦不息。

韵晴怔然望着韵秋问道：“妹妹，你怎么无缘无故的会想起他来的啥？……”

韵秋不禁一怔，轻抬螭首，望着韵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嘛！这些日子，不知怎的，心中老是想念他，好象他就跟在我身边一样！姐姐！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……”

韵晴只听得芳心一震！宛若一头冷水从头顶浇到脚跟，浑身直冒凉气，望着韵秋问道：“妹妹，你……”

芳心儿扑扑直跳，音调有些儿激动含着颤抖，觉得以下的话实在无法问得下去；而且也问不出口，只得倏地止住！

这两姐妹生于同年同月同日，只是时辰上有点差别，姐姐比妹妹大不到一个时辰。既是同母，又几乎是同时所生，在同一环境中成长，更同经一个师父训育授艺，照理，两姊妹的性格就不应该有什么差别！

但，世间的事，就往往是那么的怪法，两女的出身、环境、教育，甚至于穿着，无一处不相同，偏偏在性情上就有着不同的分野！虽然不是整个的，只是部分的，而且也不是属于善恶之间的，只是属于感触上的，只此，已使人感觉到苍天造人的神秘、玄妙！

韵晴生性温柔娴静，习爱深思，不似其妹韵秋，天真活泼，胸无城府，纯朴率直，心中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，毫不考虑。

对男女之间的情爱，韵秋尚属漠然无知，韵晴则情窦已开，只

深藏心田不露罢了。

韵秋这几句率直的话，是发自于心，出自于真，同胞姐妹，姐姐岂有不了解妹妹的心性之理？也就是由于了解，韵晴乍闻之下，才会得芳心卜动，语言激动！

姐妹两的不同，也就不同在这地方，韵晴语音激动，微显颤抖，韵秋竟毫无所觉，仍是天真地问道：“姐姐！你难道不和我一样，也有着这样的感觉？想念他——”

“我……”

这句话虽然出于无知，但却问得太过突然！

韵晴不禁被问得一怔，跟着芳心卜地一跳，连忙镇慑心神，强作镇定，掩饰地格格一声娇笑道：“妹妹这话问得好奇怪！妹妹心里想他，这是妹妹的事，难道要姐姐的心里也想他，姐姐为什么要想他哩，想他又做什么呢？”

韵秋不禁一呆！暗道：“是呵！我心里想念他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怎么要姐姐也想他哩！而且，想他又做啥哩？为什么要想他哩！”

韵秋不禁觉得有点莫名，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不过，她有个直觉感，那就是他是个好人，不但长得相貌英俊，而且是个诚朴潇洒，令人喜爱的男人！

男人，这名词使她纯洁的心房，泛起了一丝异样的感觉！她心底在暗自思忖：“男人不是与女人不同吗？对的！他穿的衣服都和我们不一样哩！不过……”

韵秋忽然问道：“姐姐！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好不好？”

韵晴不明白妹妹突然这样问，是什么意思毫不考虑地答道：“他很好呵！”

韵秋高兴地格格的笑道：“是呵！我也觉得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才喜欢他，也才想念他呀！可惜他……”

说到这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忽地住口不说了。

韵晴顿时明白，这位纯朴无瑕的妹妹，想念他的原因，纯是基于他是个好人的直觉感！并不是渗有其他的杂念。不过韵晴对于男女之间的“情”之一字，较韵秋要了解深刻甚多！

她知道，这种直觉的想念，也就是一个天真纯洁少女

的“爱”的初步，这“爱”乃发自于心底深处，只要这“爱”的意念一生，她将毕身不忘，永远不移，好似那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！

韵晴心中不禁直冒凉气！而且意乱情烦，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好？因为她芳心里也暗暗地爱上了他了呵！

她真想不到，这个一向天真无瑕的妹妹，也会爱上了他，虽然，暂时她尚懵然不懂，这种想念就是爱，但，这不需要经过多久的，在时间的考验下，她便会了解清楚的！

“天哪！”韵晴芳心在暗语着：“这真是造化弄人，怎么下山来不久，就那么巧的遇上了他，而又偏偏的妹妹和我两人，都同时的爱上了他，这该叫我怎么办呢！真叫我为难死了！……”

忽然，她芳心意念一动，暗道：“我何不趁着这爱念未深之际，从妹妹口中多探听一点妹妹对他的观感呢？然后再做处断！或者设法隔绝他和妹妹再见，或者自己挥慧剑，斩情丝，悄然远离，促成他和妹妹的一对，或者干脆，不理不问，任由发展，和妹妹一争长短！”

虽然，她也感觉到这种意念，是卑鄙可耻的！可是除此而外又有什么办法呢？爱情毕竟是自私的呵！请原谅著者在这里引用一句“莎士比亚”形容爱情自私程度的判语：“爱情的眼睛里是容不得些微砂粒的”！

韵晴芳心意念一动，便问道：“妹妹！可惜他……什么呵？”

韵秋一对明亮活泼的黑眸珠子，透过覆面黑纱，望了韵晴一眼，这一眼，虽然她并没得到什么，但却因一种女儿家的潜在意识，使她情不由己的低垂下螭首，低着声儿说道：“我不说了，说了姐姐会笑我的！”

韵晴见这个一向天真的妹妹，忽地消失了往昔的爽朗，一变而为娇羞之态，虽然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，但只要看她那螭首低垂，那意态，那神情，就足以惹人心生怜爱，遂不禁一声格格娇笑，柔声儿道：“我们是姐妹嘛！妹妹！你说好了，姐姐绝不会笑你的！”

韵秋螭首微抬，望着韵晴问道：“你真不会笑我吗？姐姐！”

韵晴点点头道：“姐姐几时骗过你来？”

韵秋这才说道：“我是在想，可惜他不会武功，要不然，藉

我们一起，三人并骑行道江湖，那该多好！”

韵晴听得芳心不禁又是一阵震荡！

接着便又听韵秋说道：“姐姐！我想替他介绍个师父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韵秋说话的声音，再不是先前那种低沉羞涩，而恢复了已往的爽朗响脆！

韵晴觉得妹妹实在太过天真得可爱，真可说得上是心地纯洁无尘！遂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。

也只不过刚“扑哧”一笑，尚未说话，韵秋就已经不依地娇躯一扭，撒娇说道：“我不来了，姐姐说过了不笑我的，怎么又笑我了。”

韵晴连忙忍着笑说道：“姐姐并不是笑你嘛！只不过是觉着妹妹这话说得有点好笑罢了。”

韵秋嘟着小嘴儿道：“这样还不叫笑我，嗯！我不依！姐姐欺侮我！”

同胞姐妹，至亲骨肉，又是孪生，感情如何，当然毫无疑问。何况韵晴对这个只比她小了一个时辰不到，天真淘气的妹妹，一向就百依百顺，疼爱异常。

这时，见这位天真淘气的妹妹，既撒娇又嘟嘴，一副娇憨之态，疼爱之心油然而生，遂笑着安慰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是姐姐不好，姐姐不笑就是，这样总该可以了吧！”

说着，玉臂微招，手中一根三尺多长的长鞭，随手挺得笔直的指向前面道：“妹妹！你看前面灯火闪闪，必定是个很热闹的镇市，天已不早，我们别老在这里谈他了，且边谈边走，到前面镇上去投店住宿罢！”

韵秋点头应道：“好！”

二女轻轻一领手中缰辔，两马便立即迈开四蹄，向前踏踏缓行。

夜，虽是刚降临不久，但中国的农村，向来有着早睡的习惯，故这时，在这乡村荒僻的地方，已经是四周一片寂寥，大地上静静的，好象熟睡了似的，除了踏踏的马蹄声，打破着这沉寂的气氛外，可就是听不到其他一点沓杂的声音。

两匹白马，驮着两个白衣少女，缓缓地走着，走了一阵，韵秋对四周这种沉默的气氛，似乎有点难耐，终于忍不住的开口了。

“姐姐！你怎么不说话啊？是不是生妹妹的气了！”韵秋说道。

韵晴摇摇头答道：“没有！妹妹！你要姐姐说什么呀？”

韵秋道：“你不是说我们边走边谈的吗？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呀！只是不要不开口就可以了。”

“嗯！”

韵晴心不在焉地轻“嗯”了一声，这时她的心绪乱极了，有若一团麻絮！剪不断，理还乱！

韵秋又道：“姐姐！你倒是说说看，我想给他介绍师父的这件事，究竟好不好？”

“哦！”

韵晴仍是那么漠然无动于衷的答应了一声，事实上韵秋说的什么话，她根本就没有听入耳去。

韵秋见姐姐对她的话只是嗯呵哦的，不予答理，完全是一付失魂落魄的神情，好象有着极严重的心思，芳心不禁气急的娇喊道：

“姐姐！你怎么啦？……”

“呵……”

韵晴蓦地一惊，侧首望韵秋茫然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呵？妹妹！”

韵秋不禁一愣！敢情说了那么多话，姐姐竟连一句都没听到，芳心不由有气，立时就犯了小性儿，小嘴儿一撅，娇嗔道：“姐姐！你真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左手猛地一拧马缰，两支小腿一夹马肚，右手三尺多的长鞭，倏地破空划起一阵锐哨，“叭！”的一声巨响，落在马股上，那马一负痛，惊地一惊，便发出一声长嘶，后股陡地一挫，四蹄立时腾空而起，一个猛劲直往前面纵跃出去，四蹄落地时，已是三四丈开外，后两蹄刚着地，前两蹄又复腾跃而起，快若疾电，象一条白线似地，向前飞驰而去！

韵晴不禁一呆，连忙急喊道：“妹妹！妹妹！”

韵秋头也不回，一个急劲驱马往前飞驰！

韵晴知道妹妹已经犯了小性儿，她深知这个天真无邪的妹妹，

个性刚强得紧，这一犯了小性儿，起码又得陪上一两天的小心，始能消去她心中的火性。

韵秋的背影越去越远，晃眼之间就出去了数十丈远，要不是人马皆是一片白色，韵晴的双目又能黑夜视物，恐怕早就看不见了。

韵晴望着人马已经分不清楚，去远了的一片白影，不禁无可奈何的幽幽地叹了口气，正要拧马跟踪追去。

蓦闻一阵紧促的鸾铃声，夹杂着马蹄声传自身后来路道上，韵晴不由地回首一望，夜色苍茫中，只见四骑马疾若奔雷，风驰电掣般疾驰而来。

这四骑马来得好快！眨眼工夫，即已来到近前，眼看就要擦肩驰过。

不知怎的，四骑马到近前丈内，忽地齐将马缰猛力往怀里一带，四匹马均皆是一个急劲的在向前疾驰，不防马上人会突然猛勒缰辔，立时齐皆一惊，马首一昂，一声长嘶，人立而起，随又落下，伫立地上不动！

这四骑马飞驰之间，至此，不知何由突然一齐停住，韵晴心中不禁感觉诧异地一怔！一双秀目，透过覆面黑纱，向这四匹马上的人一看，芳心不禁一愕！暗道：“这四人的长相怎地这么丑呵！”

只见马上四人，一个个都是虬精栗肉的精壮大汉，年龄约在四十出头，除了皆长得一付难看极丑的相貌之外，均穿着一样黑色的紧身密扣短衣裤，背插三尖两刃刀，双目精光灼灼射人，两太阳穴高高坟起，显见这四人，一个个均都是功力不凡的内家高手。

原来这四人乃系藕池庄主手下，黑道绿林中有名的高手，豫中四丑。

这豫中四丑乃同胞兄弟，老二老三且为孪生，出生于熊耳山下一猎户人家，父母见弟兄四人长相怪异难看，认是冤孽，心中甚是不喜。

一个人的缘份遭遇，就是那么的难说难讲！四丑兄弟虽然长相丑陋难看，却天生异禀，自小就力大无穷，皮肉粗糙，为练武的极佳人选。

一天，四丑弟兄四人，偶在门外山下扑击游戏，适逢一位蛮荒

老怪途经当地，那时四丑的老大才只不过十二岁年纪，一眼就看出这四丑弟兄均皆生具异禀，认是可造之材，心中一动，便停步伫足观看。

四丑弟兄年龄虽然不大，因其生性凶悍野蛮，力大无穷，好狠称强，动辄与人争斗，弄得这熊耳山下附近一带猎户人家的子女，没有一个不畏惧四丑弟兄的，这样一来，四丑弟兄就无形中成了这一带的小霸王，性情也就越发的凶暴，真可说是天不怕地不怕！

四丑弟兄正在扑击游戏得高兴头上，忽然瞥见旁边立着一个长相和他弟兄差不多，瘦小干瘪的老头子，脸上露着笑容望着他们弟兄四人，那笑的样子简直比哭还要难看！

老大一见心中不禁有气，遂和三个兄弟一打招呼，停止扑击，一个虎跃，跳到老怪面前喝道：“你这个老丑小子，站在这里看什么，难道不知道我弟兄的规矩，想讨打不成？”

年龄虽只不过十二岁，口气却活象个大人，不但象个大人，简直就象是江湖人物。

这蛮荒老怪，二十年前，原本是个威震江湖的黑道高手，因避一仇家追逼，那仇家不但一身武功高得出奇，而且势力太强，自认实非敌手，乃才遁迹蛮荒，潜匿深居不出。

俗谓“臭味相投”，这异人二十年前，在黑道绿林中，本也是个著名的心狠手辣，凶暴的家伙，四丑老大这种横蛮的态度，倒还真对了老怪的胃口，他闻言非但不气，反而嘿嘿一声笑道：“看不出你这丑小子，人小胆子倒不小，居然敢在我老人家面前发横，我老人家也不与你们一般见识，且说说看，你们有个什么规矩？”

老大双目一瞪，怒喝道：“我弟兄的规矩，就是在我们弟兄在扑击练技的时候，从来不准任何人在旁边偷看，不然，我弟兄就揍他，你知道吧，老丑鬼！今天看在你不是这里的人，不知道的份上，饶你个初次，你赶快滚吧！”

老怪闻听便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凭你们这几个丑小子刚才玩的那点乱跳乱蹦的玩艺儿，也算是练技？还立下不准人看的规矩，真要笑掉别人的大牙了。”

说罢，便又嘿嘿连声冷笑不已。

大丑一见老怪瞧不起他们所练的扑击技术，还说不是玩艺儿，心中不禁怒火上升，立即怒从心中起，恶向胆边生，猛地一声怒吼，喝道：“老丑鬼！你敢笑我们！……”

吼喝声中，一个虎扑，双拳齐出，直向老怪扑击过去。

老怪二十年前即已是名震绿林的黑道高手，一身武功高绝一时，二十年来埋首蛮荒深山中，苦练武学，功力更加增进了许多，即当今武林中顶尖儿的高手，能堪与其匹敌的，为数恐怕亦甚寥寥。

大丑只不过是仗着生具异禀，臂力过人，从其打猎的父亲身上，学得了两手不成招式的武技招式，这种招式在绿林人物的眼中，那个眼角也不会瞧得上的。

请想，老怪见了如何不笑？大丑虽然是突然发难出手，又怎能打到老怪，纵然是老怪不避不让，让大丑实实在在的打上，又岂能伤得老怪，结果吃亏的还不是大丑！

老怪见大丑突然发难，双拳齐出扑攻到，遂一声冷笑，喝道：“好丑小子！居然真敢动手要打我老人家！”

喝声中，身形不动，左脚微移，便已横跨出一步，闪身让开。

大丑本是一个猛劲直扑老怪，虽然谈不上疾若闪电飘风，但也迅捷异常，若换上一个普通人，定然被大丑扑个正着，虽然不会送命，多少总得要受点小伤！

大丑一个虎跳，猛然扑出，满认为这个丑老鬼，必定难逃，得挨上两拳！那料，出乎大丑意外，眼看双拳只距离这老丑鬼胸腹不足三寸，就要打着，也不知道怎地一来，陡觉得丑老鬼的身子往旁边一闪，便扑了个空，因为扑势用力过猛，一时无法收住，直向丑老鬼的身后冲扑出去四五尺远，跌了个狗吃屎！

这个狗吃屎，还真跌得不轻，要换个普通的小孩，可能已经爬不起来了，好在大丑生来皮坚肉厚，还能忍受，虽能忍受，也禁不住疼得呲牙裂嘴！

大丑自从会和人打架以来，几曾吃过这样的亏，猛地跃身爬起，一咬牙，一声不响，翻身就向老怪背后后心扑去。

奇怪！这丑老鬼的脑后好象长着眼睛似的，眼看又是只差了三寸，就要打上，只觉得丑老鬼的身子往旁边一闪，便又让了开

去。

吃一回亏，学一回乖，这一次，大丑可学会了乖，扑出时虽然仍是一股猛劲，但却暗中留上了神，免得再来一回狗吃屎。

那知道，他虽然学了乖，依旧没有用，丑老鬼的身子避开，他向前冲出四五步，本可收止冲势，稳住身形，不知道怎的，忽然觉着身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推来，大丑不但再也无法稳住身形，且还身不由己的，整个身子竟然被那股推来的力量，推得离地飘起五六尺高，直飞出七八尺开外，方才力尽，“叭！”的一声，仰天八叉的摔倒地上。

这一下，不用说，当然比那个狗吃屎摔得还要重一点，直摔得大丑疼得闷“哼”了一声，翻身爬起来，龇牙裂嘴的，怒瞪着老怪直是发愣！

老怪不由嘿嘿一阵大笑道：“怎么样？这滋味比那狗吃屎的滋味好受不？丑小子！别站着发愣，服气了没有？要是不服气，这个不算，咱们再换个花样？”

二丑三丑四丑三个站在旁边，见大哥吃了亏，心中早就大怒，不过，大哥先前跌个狗吃屎，那不能算，那是大哥自己不小心，用劲过猛跌的，后面被摔的这一跤，虽然颇觉得有点奇怪，但他们却曾看见丑老鬼的一支手，在大哥的身后推了一下，看来好象并没有推着大哥的身子，但大哥被推得离地飞起，摔出去，显然无疑问，是这丑老鬼耍的手脚。

大哥吃了亏，三个兄弟本就不肯干休，含怒欲发，想要一起动手，打这个丑老鬼，替大哥出气！

老怪这么一说，不啻是火上加油，二丑首先就忍不住一声怒喝道：“丑老小子，你敢欺侮我大哥，我弟兄今天就得要你的这条老命！”

喝着，便朝大丑三丑四丑说道：“大哥、三弟四弟，我们一齐上，打这个丑老小子。”

说罢，便双拳紧捏，一个虎跳，直扑老怪。

大丑三丑四丑，便也连忙跟着紧捏双拳，虎跟踪出扑上。

老怪见状不禁嘿嘿怪笑道：“好！这样一齐上最好，免得打了